

坊间纪事

别了,书店

□ 辛 然

听说济南致远书店关门了。它拖这么久才关门,很不容易。我想起一些在致远的事情。

大学时候每次去都要翻一本叫《思考中医》的书,似懂非懂看一小段,配以中医似仙非仙的感觉,让我觉得很带劲,终于决定买。买时店员打量着我,问“这是谁推荐你看的吧”,我说“不是啊”。这一问一答让我感觉自己很有品位和境界。奇怪的是,该书一拿回家就彻底看不懂了。现已过去七八年,我还没看完。自己挣工资后,这种事情就再也没做过。

有一年生日,闺蜜问想要什么,我们就去致远书店挑了本书。我请她写上年月日购买地点和赠与人。她边写边说,还不如吃次肯德基。又有一年生日,老妈说新版《鲁迅全集》出了,于是去了致远书店,买了一套。大概是最后一次去,发现推荐台上多了青年作家的畅销小说,在周围的名家、典籍的包围下显得很古怪。店员一边摆放一边给其他顾客解释,大概是实在没有盈利,还要赚点钱的意思。

我记起来第一次进店时大气都不敢喘,看着眼熟的眼生的书名不知深浅,不好意思伸手拿。现在你可以摆畅销书,那我不但敢喘大气,还敢在店里讲手机。后来我因为折扣太低不去了,再后来我因为台阶太多不去了。每次坐公路过我都忍不住看一眼致远的台阶,又多又陡。一开始来想这台阶太配书店这么神圣的地方,孑然独立;最后一次离开时想搞这么多台阶你是真心不想卖书啊。

后来听说搬来搬去的三联书店大概也撑不下去了。据说三联最辉煌的时候是在文化东路一家银行的底层,那时候也是我最辉煌的时候——什么都不懂却觉得什么都懂的青春时代。所以周末能仗着一身力的比多步行半小时至书店,找我的鲁迅、王小波等“老公们”,逃避没入波的现实。如果力比多够用,泡完三联就继续步行至致远。在我心中,致

远唯一不如三联的地方,就是买书后,前者用塑料袋装,后者用牛皮纸包。后来三联搬到泉城路,大学开始流行“郁闷”这个状态。我坐车去三联排解郁闷,对面坐着一位原先常跟我一起去书店的学长。他说:“你去书店的这个习惯很好,我就没保持这个好习惯。”我看他身边依偎着的女友,想,你是不郁闷了。

网络上买书便宜,实体店却能给你不可替代的感觉。2009年出现了一家理想书店,致远的风格,淘宝的价。它在一条小路上隐藏着,根据朋友的指点好不容易找到,是几名大四学生搞起来的,目标是做济南的诚品书店。书店诞生在冬季,很简陋,在里面可以快速挑书,凝神太久要冻得哆嗦。学生们走节省又豪放的风格,他们因为要争不要开一会儿电暖灯暖手而争执,又说每周未会在这里豪饮聚餐欢迎加入。我和发掘这家店的朋友都动了投资的念头,但学生们说不需要。后来这个书店挪动了几次位置,后来就消失了。今年我想起这个书店,就联系了其中一名学生,他回老家找到工作,还记得我,说来济南时联络我。他简单地说了下书店的情况,先是搬到网络上,后来交由他人经营就不再过问。我一直盼他来济南,但现在也没消息。

介绍我去致远的朋友是一名资深文学青年,先是做编辑工作,后来出国了,经营一家早餐店,每天做汉堡。他说自己做的汉堡可好了,老外可喜欢了。我想真是劳动造就人,他以前可啥饭都不会做。不过看了他的汉堡照片,我又觉得知识分子真改也难,做那么难看,也就老外肯吃。他在电话里说在外国很寂寞,那里的中国人没人会陪他聊文学,就知道赚钱、“喝靓汤”。记得他有张致远书店的会员卡,时不时拿出来给我炫耀,但从不用我。如果我现在告诉他,致远没了,三联也要没了,真不知道他会是怎样的心情——会不会煲一锅靓汤,安慰自己专心研究汉堡而忘掉寂寞的心灵呢?

手机语文

守

□ 北 风

有一回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陪孔子围坐在一块儿,聊聊自己的志向。众人都说出大志,只有曾皙说:“暮春时节,春服既好了,五六个成年人,六七十个孩子,就在曲阜的沂河沐浴,在求雨台上迎风乘凉,归途中咏唱歌儿。”

孔子不但不嘲笑曾皙没有气吞山河的大志,反而赞叹说:“我赞成曾皙的志向。”

孟子曾任齐宣王的客卿,与弟子著书立说,游历齐宋滕魏间也一样逍遥自在。

荀子以“敬器满覆”来说出守的哲学,话说古代有一种倾刻

易翻的器具——敬器,荀子这篇文章谈到孔子以装满了水的敬器就会倾倒,来说明满则溢的道理,进而劝导人要时时保持谦虚的美德。聪明拥有大智的人也要守之以愚;功被天下也要懂得谦让;勇力盖世也得谨慎小心;富甲天下也要守之以谦。

“守”是一种哲学,一进入“守”的氛围,天广地宽。面对严寒整条街道两旁盛开的梅花,才有可能会得到真正放松。玩手机、看电视、上网……绝不会是最好的解压方式。甚至还会带来更大的空虚感,更多的无形压力。善用零碎的时间,回一封信,问候一个朋友,读一页书,什么也不做,只是一日养神,都会比你

我突然体悟孔子赞扬曾皙的道理。

强词有理

大衣哥的大衣:要得

□ 张 柯

弱点开始暴露。

——好在大衣哥还算清醒:“现在我没法练歌,因为出来都是住宾馆,唱大声了怕吵到旁边的人;而且演出排得很密,也没多少时间练习。”照这样下去,如同一出道就迅速蹿红一样,大衣哥快速走下坡路的趋势恐怕也是指也挡不住的。

——好在歌唱家杨洪基实话实说:朱之文唱得已经不错了,但是,他应该拿出一定的时间去学习。他建议朱之文的经纪人给他多安排一些充电的时间。

这就对了。大衣哥毕竟是幸运的。经过顽强自学,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,他被人发现了。不知有多少人拥有着更好的禀赋,付出过更大代价,终因没能赶上机会而抱憾终身。正因为来之不易,我们期望大衣哥在艺术的道路上能走得再远一些。若要走得远些,减少赶场子逗乐子的演出,以牺牲出镜的空间来换取充电的时间是万分为要的。一句话,大衣哥要在艺术上成大器,还得有番艰苦磨砺才行。他今后面对的困难肯定不是严寒和饥饿了,但却比严寒和饥

饿来得难以抵御:吃腻的大餐,如雷的掌声,过密的演出行程,还有可能不断走高的演出报酬等等。要知道如今的朱之文早已不是当年靠一本金铁霖的《跟我学民歌》,对着镜子练口型,对着大山练歌的农民了。暴红后的他,面对数不尽的演出,上不完的电视,这位昨天还在种田养鸡的农民仿佛一下子陷在漩涡里面,他身不由己,无法自拔,艺术充电成了万分奢侈的遥远故事。

大衣哥现象值得关注,大衣哥人群值得关注。社会上特别是演艺圈里对待名人的态度,棒杀不行,捧杀要不得,“出镜杀”也要缓行。对待演艺界名人,特别是短期暴红的演艺界人物,也有个讲究可持续发展,防止掠夺性开发的问题。社会上如果多些像杨洪基那样的艺术家,于叫好声中多一份清醒,于掌声中多一份提醒的话,想必对社会、对新星,对艺术人才的培育都有大好处。

而且,从艺术规律上讲,大衣哥能够瞬间大红大紫,那件大衣实在功不可没,它见证着也成就着大衣哥一炮打响的演艺美谈。我国固执地认为,大衣哥的大衣如同赵本

山的帽子一样,是上帝赐给他的一件魔力无边的法器。套用赵本山的东北话,这东西搁谁身上都不好使,只有搁在大衣哥身上好使。大衣别人丢得,大衣哥万万丢不得。就像赵本山的帽子已经属于赵本山一样,他人没法戴,戴了观众也不认。人们宁肯相信,帽子里面的“戏法”唯有赵本山去变,才是原汁原味的真货色。对大衣哥来说,大衣作为御寒的功能已经退去,作为他的标志性符号和标志性道具,它象征着苦难,代表着奋斗,演绎着普通农民登上歌坛的人生传奇。它不可多得,无法替代,一定得护好了,藏紧了,丢不得。

“滚滚长江东逝水,浪花淘尽英雄”。历史上的英雄都会被浪花淘尽,整天价赶场子唱来唱去的“大衣哥”们,应该格外小心的是,不要轻易拔下充电器的插销,谨防你早早地被掏空,切不可在艺术上脱下你的大衣。一旦脱下来,可再也穿不上了。这一点,一心从黑土地里刨食的赵本山是蛮清醒的。自己的饭碗在哪里,他心里明镜似的。

时尚辞典

元芳,你怎么看?

□ 周海亮

元芳,谁家姑娘?谁家姑娘也不是。元芳乃一男士,全名李元芳,电视剧《神探狄仁杰》中狄仁杰的卫队长,其武艺过人,性格刚强,思维缜密,是狄仁杰难得的好搭档。

“元芳,你怎么看?”“大人,我觉得此事有蹊跷。”这是剧中的经典对白。然后案件便出现蛛丝马迹,再然后,顺藤摸瓜,一宗迷案告破。

但我总觉的,狄仁杰看似在请教元芳,实则根本不会在意元芳说些什么。他是上级,元芳是下属,最终的决定权只在他。所以这句话更像他的口头禅,遇到棘手之事,“元芳”便冒了出来。

天底下,任何案件都是阴谋。“元芳,你怎么看?”的背后必然藏着一个阴谋。于是“元芳”成为阴谋的代名词,尽管事实上,元芳是要破坏阴谋而非制造阴谋。

网络总会让一些话发挥莫名其妙然后火得一塌糊涂。一时间,“元芳,你怎么看”火遍大江南北,就连两口子去菜市场买菜,也要对一小捆韭菜展开调查。菜农对老公说韭菜是自家产的,老公不信,将韭菜翻来覆去地看。“元芳,你怎么看?”老公对老婆说。仅此一句,买菜便僵了。一小捆韭菜而已,能有什么阴谋?

但其实,“元芳”是人家老婆的真名。此“元芳”绝非彼“元芳”也。

一句“元芳,你怎么看”,问题就来了。不管元芳怎么看,此中必有蹊跷。说到底,这是对所面临之事的不信任。偏偏,现实的人们,普遍缺少的就是信任感。

于是此话大火,便有了可以解释的理由。因为“不相信”——不相信这是真的;因为“怀疑”——怀疑这里面有阴谋。不是怀疑一件事,而是很多事。不仅怀疑身边的事,还有听说的事,报纸上的事,网络上的事。很多事令我们怀疑,无法说服自己,于是开始请教“元芳”,或者,仅仅向元芳传递一种怀疑的信息。

今晚饭时候,我的手机上收到一条陌生的短信:我的银行卡已换,请将那笔款打进我的新卡。后面是一个银行卡的卡号。

这当然是一个骗局。按以前的习惯,我会直接将此条短信删除或者将此电话号码拖黑。但我喝了点酒,有些兴奋,便想与对方开个玩笑。于是回短信:三十万已打进新卡,请查收。

本想事情就这样结束了。不料就在刚才,我再次接到对方的短信:你这个骗子!他其实不该如此心急败坏。他应该懂点幽默感。比如他可以这样回我的短信:元芳,你怎么看?

纸上博客

寄给外公于希宁

□ 小 刚



外公:入冬以来第三场雪落下来了,满目素白。您知道的,这几年济南冬季干燥少雪,今年不知为何有点特别。洋洋洒洒的雪花是赶来和我们一起追思您的百年吧?

明天就是您一百岁的生日。您生于1913年1月14日,农历壬子年腊月初八。外婆在世时,总是记得给您过生日,每逢“腊八”,咱家的饭桌上总少不了面条。现在还不到煮面的时候,翻开您的画集,其中有一幅作品触动了我,于是,提笔给您写信。那是您1998年创作的,四尺对开的宣纸上墨色几乎铺染了五分之四,多出甚至伸向纸面之外,没有边际,一支凌霄翺首其间,绿叶簇拥着花儿或含苞或盛开,冲我微笑,在不多的空隙里(应该叫做“留白”吧?)仅提两个字——“百龄”。

这株凌霄有百年了?画面上是叶翠欲滴,花红似火的新枝呀。不过,在您另一幅凌霄画作上,有您的记事:“崂山清官有凌霄,乃数万年物,蔓如老龙蟠虬……在云雾吞吐,海涛汹涌间时而欢歌,时而起舞,恍如神化境界。余每制凌霄图,其意境必溢胸臆。”看来,您的《百龄》是专门取百年凌霄萌新之意境。

或许,“百龄”也是题写您心中的所有老植?您对历经风雨,阅尽世事仍不改其意的老植总是特别表情。您画梅花,老g干往往比新枝更有味道,更见力度、更现精髓。有一年南下写生,看到司徒庙的四株汉柏“清奇古怪”,您即笔写下:“清奇古怪几经煎,一息犹存岁两千。代代风雷屡摧折,横斜骨耸气通天。”汉柏有知,当继续挺立几千年。

或许,“百龄”又是题写您的师友?您尊师如父,敬友如兄。1933年考入上海新华艺专,您对黄宾虹、潘天寿、诸乐三、俞剑华、陆柳飞等老师终生不忘。晚年还时常感念幼时在潍县养正学堂、县立中学、广文中学的各位先生。1994年,您深情回顾老师诸乐三,追记道:“先生寓居浙杭耕云村。1985年余参加全国高等艺术院校中国画教学座谈会时,受先生之邀,曾于其楼居洗砚作画。”并专门创作《杞菊延年图》。题曰:“年年重九过飞鸿,把酒相邀向太空。洗砚耕耘抒胸臆,写来杞菊寿无穷。”您对师友友情无穷。

再或许,是在题写我们的中华精神?您在《松颂》中写道:“千代蟠龙舞,中华仰止嵩。堂堂君子度,万载颂高风。”堂堂

万载是中华,您的大幅作品《咬定青山》,就是透着这样一种万载高风。您毕生追逐这种精神,在一次次写生中,在一堂堂授课中,在一幅幅书画中,在一方方印鉴中,在一首首诗词中。

“百龄”,也是题写给您自己的。95个春秋,您经历了多少事?“文革”十年间的批斗,屡遭病痛,外婆先您27年逝去,这些,您都走过来了。进入老年,您真是愈老愈坚了。1991年6月,您因脑血管栓塞入医院治疗,二十几天后即提笔填词《锦堂春慢 医榻梦梅》,下阕是“敬君名穿今古,遍天涯海角,老少诚度。梦里南枝召唤,格外流连。与蕊微微亲吻,谈不语,含带心泉。莫道人生易老,朝夕相伴,韵里乾坤”。1999年4月,86岁的您做心脏起搏器安装手术,平平静静地进出手术室。94岁时,又一次手术为心脏起搏器更换电池,医生护士都很担心,您依然平静淡定。知道术后医生怎么说吗?“这是我经历过的此类手术中最高龄的患者,奇迹!”您在平静中与医生共同书写传奇。

我不再问了。外公,您已用您的一生回答了它。

在您的人生画卷上,写满了追求,也尽书着淡泊。您对住在哪里,房子大小从不介意,支起一块大木板就是您的画案,不够大就再拼接上一块,还不够大,就把宣纸铺在地板上。简陋的画室从未局限

您放飞画思诗意。吃饭就更简单了,从我记事起,几十年里您一直是有着什么吃什么,稀饭、窝头、青菜是饭桌上的主要内容。老年时您依然朝起即开始创作,晚上看过“新闻联播”按时睡觉。周末,咱们去郊外池塘赏荷,到南部山区踏青,找一处开阔地放风筝。您平平淡淡又有滋有味地生活着、工作着。

跟这幅《百龄》画作相似的是,您的人生也少有“留白”,乃至九十岁之后,您一直在创制新作,一直在关心关注艺术教育,一直在关心关注中华文化的传承,一直在关心关注祖国的发展变化。直到2007年12月28日,与您挚爱的这一切挥别。

毛泽东有诗句“自信人生二百年”,我们曾自信您能健康康地走到百年,如同您笔下的百年梅、百年松、百年凌霄、百年紫藤。这种自信来自您从未老过的精神,来自您执着求变的创作状态。还来自很多朋友的心愿。谁知,在完成您人生最后一个二十年工作计划后,您悄悄走了。

雪融后又是春天了。前年清明去梅园看您,您正在眺望。“眼前千枝萌,身后百花竞。心近人未远,无处不系情。”这是我当时记下的。您真的没有远去。

即将到来的这个腊月初八,您应该能收到这封信。

永远想您爱您的小刚

人在旅途

滑雪的事

□ 李 娟

我的朋友宝菊当年是超级滑雪爱好者,且不说滑的技术有多好,那份热爱是深沉而扎实的。每逢节假日,一大早出发,怀里揣两个馍馍,滑雪场刚开门就等在售票处了,一直滑到人家下班为止。把买票的每一分钱都落到了实处。

当时一张票二十块。为啥这么便宜呢?因为人家还要赚你一顿年夜饭。滑雪场在郊区,前不着村,后不着店。滑雪又费体力,滑着滑着,很容易就饿了。而除了滑雪场的餐厅,再没别处吃饭了。

可是,我们的宝菊同学有馍馍!饿了吃口馍馍,渴了抓把雪……滑雪场硬是没占到她一丁点便宜。

我以前也滑过一次雪,可惜只滑了一圈,就把两条腿滑刷刷刷摔断了。重点是只滑了一圈!要是滑它个十圈二十圈,过足了瘾再断多好!

当时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——嗖地滑下去,嗖地就断了。我躺在雪道中央,欣慰地想道:终于有理由向单位请长假了。请长假是我多年以来的愿望,可是一直没有机会。总之我就躺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,大

家一边笑我装死,一边从我身边嗖嗖而过。宝菊同学笑得最响亮,还踹了我一脚。

当时,同去的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子也出事了,下滑时冲出了雪道,一头撞到石头上,雪橇板都撞成了两截。可是,人没事。

我呢,腿断了。雪橇板好好的连在脚脖子上。真丢人,我连人家十岁小孩还不如,我连块雪橇板还不如。

回去后,石膏从脚脖子一直打到大腿根儿。像抱着两根假肢一样,天天只能躺着,不到一个礼拜,人就躺成一张照片,屁股上都长青春痘了。然而,经过我的不懈努力,终于,在第三个星期,膝盖后面的石膏给弄断了,睡觉时,可以微微翘一下脚,翻个身。也可以很方便地坐起来。好景不长,没几天去医院复诊,被医生痛斥“胡闹”,又重新给我打了一遍石膏,这回打得比上次还结实。

当时有个男孩追求我,跑来找我,还抱我上洗手间。然而没几天他就放弃了这段感情。他抱我得双臂韧带拉伤,肘部都打不了弯儿。

哼,这么多年过去了,我还一直记得,当时梁佳同学趁我动弹不得,给我洗头时

用滚水洗我脑袋。

对了,在滑雪场买票时,一念之差,我买了两块钱的保险。从此受尽了保险公司的闲气。他们派一个男的来作调查,拍照取证。可是,当时蓬头垢面……我说:“等我穿件衣服!等我洗把脸!”

他没好气地:“你以为是电视台采访呀?你以为是拍美人照?”真屈辱……

那一个月里,我天天躺床上。出于寂寞,开始画画儿。同样出于寂寞,画技突飞猛进。看到什么就比着画什么,有哆啦A梦,小丫,小破孩儿,小板凳小房子什么的。另外还写了好多诗。当然,所有这些创作全都进行在我的两条石膏腿上。来探病的朋友,就掰着我的腿从上看到下,然后要我翻个身,转到后面看。然后问我后面是怎么够着的?我绝不会告诉他们的,在那段时间里,我终于练成了旷世奇功:瑜伽。

后来去医院拆石膏时,医生也欣赏了好半天,还招呼隔壁科室的医生过来欣赏。然后这才给我拆。

最后再顺便说一下滑雪场的缆车。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滑雪场气派多

了,传送履带上挂着一排排的长椅。游客滑到雪道终点后,观光一样坐着这种缆车返回山顶上的雪道起点。

可是,在我们阿勒泰,滑完雪后,要么脱了雪橇板一步一步走回山顶,要么……骑马桶塞子……

那真是马桶塞子!就一根棍子,下面套一个碗状橡胶套,大小、颜色都一模一样!人家女巫再不济还骑的是扫把呢,都比马桶塞子体面。

话说这些马桶塞子一根一根挂在上方的履带上,一圈一圈地运行。要骑它上山的游客,站在履带边,一有空的马桶塞经过,就赶紧捞过来,往胯下一夹,抱着马桶塞的杆子,被橡胶套勾着屁股,缓缓被带向那眩目的山顶,那光荣的起点。

骑马桶塞子还需一定的技巧,必须得沉着冷静。一着急,就容易被绊倒,摔倒也就罢了,还会被后面跟上来的塞子捶一记后脑勺。

这么寒碜的滑雪场,难怪一天才二十块。不过,这是零五年的事了。

心灵小品

你杀时间反被杀

□ 莱 丛

你习惯杀时间吗?最近我发现一个秘密:你习惯杀时间,时间就回过头来杀你。

乍看之下,难免你会认为我危言耸听。可是,你仔细想想,就会发现其中的奥妙。上天给每个人一天同样的24小时,因为运用时间的方式有差异,每个人的生活就因此而有大大的不同。

有个年轻的上班族,跟我分享他的观察。在候车月台等待列车进站,即使是短短一二分钟的时间,很少有人是坐着玩手机来回短信或电子邮件,多数人是在玩游戏或浏览别人的微博。

他的观察相当细微,的确与事实相去不远。手机已经成为现代人最方便的谋杀工具,用来帮助每一个寂寞的人——杀时间!

现代人都忙碌,这些忙碌也带来大量寂寞。矛盾的现象,就在这里产生。因为忙碌,我们需

要时间管理,充分利用零碎的时间。却因为寂寞,害怕处理零碎的时间,所以随手杀时间。

甚至,杀时间还可以杀上瘾。除了不由自主地玩手机,还有更多杀时间的方法,例如:坐在沙发上拿着遥控器,漫不经心地各个频道间转换来转去;上网到三更半夜不睡觉,却没有特地在找什么信息……

我没有要你把时间紧绷到不能有片刻休息,而是建议你连休息时间都要妥善规划及运用,才有可能得到真正放松。玩手机、看电视、上网……绝不会是最好的解压方式。甚至还会带来更大的空虚感,更多的无形压力。善用零碎的时间,回一封信,问候一个朋友,读一页书,什么也不做,只是一日养神,都会比你